

涨

亦秋著

# 湖

这里  
曾长满咸青和苇草  
波动着  
孤独而强劲的绿色……

时分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湖  
涨 亦秋著 时分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邹 亮 操剑锋

封面设计：张妙夫

责任校对：王蓉蓉

**涨潮时分**

亦 秋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浙江兴发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2 字数 295000 印数 00001—11000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**ISBN 7—5339—1019—2/I·939 定价：15.00 元**



这里，长满咸青和苇草，波动着孤独而强劲的绿色；灰色的江堤蜿蜒其间，像深埋在绿阴中的小路。

堤的基础已年代久远，但堤岸年年都在加高加固。此时，堤下正澎湃着八十年代的大潮，浑浊的江水在草滩上凶猛地翻着滚儿，带着征服者的姿态，越过草尖，撞向堤岸；白鸥在江上往返穿梭，编织苍茫。太阳每天从这北纬二十八度的江口跃起，踱过蓝天，向亚热带的山岗下降。江口是海，一望无际，江堤延伸过去便成了海塘。不用说，堤上看到的太阳和月亮，都是最圆最亮的。

从江堤到江畔大路相隔着一片滩涂，茂密幽翠的咸青迎面扑来，仿佛绿色火焰，和着江风涛音，一路呼叫着直逼山脚。

沿江的山峦低缓秀丽，从崖缝钻出的树蔓、藤萝，似缕缕青烟在碧空飘荡。街市被阻隔在山岗那边，现代建筑尚未延及此地。黄沙路依山而筑，宽度刚容得下两辆卡车的交会。梧桐和苦楝繁茂的枝叶在空中搭起了浓阴，带篷的军用卡车开进这绿色走廊时，就像一头调皮而笨拙的兽，一路乐颠颠地东碰西撞，树便跟着喧哗。而常在这条路上经过的庞然大物仅此一种，寂寞的树并不感到它们的冒失，反而觉得生活中没有它们便没

有兴趣。

老一辈人不会忘记五十年代那场著名的海战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在此运筹帷幄，指挥若定。当时，天上飞机如鹰，海上舰艇齐发，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，血染碧海，一举收复了那个被称为战略要地但并不起眼的礁石岛，建立了祖国的东大门。

几十年来，东大门壁垒森严。沿江驻扎着不少部队，连牛头崖下那几间月季环抱的小屋也住了一些海军。那座牛头崖，原是道山坡出水的一端，这道坡的形状很像渴极而饮的老牛，人们筑路时，在它身上开了个缺口，那缺口就叫牛头颈。牛头颈是一段颇有些坡度的路，也是江岸的东西分界线。牛头颈西北沿江，是千桅林立、汽笛争鸣的港区，景象与此地迥异，但江东江西却像两位明智的街坊，从来是互不干扰各行其是。

不知是哪一天，谁率先把大堆的乱石堆到了江东的咸青地上，接着，有人开始在这里挖土填地……然而，这么大一片滩涂，谁会在意！终于有一天，人们猛然发现，原先绿色的地方正冒出一片片赭色的地基，左看右看总觉得不大顺眼。还来不及思忖，便又听说江边的部队要大裁减了，和平年代，国家决定实行战略转移。

那些日子，部队悄无声响地撤了，通向营房的大路上，梧桐树叶正在枝头窸窸窣窣地诉说着金色的希望，梦想着来年的繁华。

营房一下子变得空空寂寂，转眼又变得喧喧闹闹。营房门敞开着，没有岗哨，没有兵。手扶拖拉机风风火火里外奔突，阵阵吼叫，股股黑烟。屋子里、操场上、小道旁开始堆积起越来越多的东西，更多的人在此进进出出，指点江山：五十年代是火线，六十年代是前线，现在都八十年代了，妈妈的！

他们祖祖辈辈背靠大山，翘首海洋，用茫然而焦灼的目光望了多少年！

七十年代末，改革开放的大潮终于将他们漂流出海，他们像“过江龙”炒了一把短线，赶紧捂牢腰包，打道回府。这些资金，这些技术，这些信息，恰恰都是家乡所需要的，难道还有别的选择？

那年秋、冬两季，蓝天每天都滚动着热情的太阳，地上，挖土机巨螯挥舞，卡车轮子日夜不歇。开山的炮声掠过天空，像猛的一拳打来，震撼着窗户，震撼了老年人脆弱的心。他们便牛头不对马嘴地对你扯当年那场海战，说也是这样的炮声连天，这样的山摇地动。你得很费一番口舌，告诉他们，这不是战争，这是建设，是一场前不见古人的大建设。

秀丽的山岗很快裸露出乱石和黄泥的疤痕，牛身子一下子劈进了半个，牛头颈转眼夷为平地。惟小小的牛头崖遗落江边，远远望去，像抛却俗世名利的垂钓老翁，一竿风月，一蓑烟雨。人们原先在崖顶安置的三角形、半圆形牌（是海港的什么标志），宛若给遗世独立的钓叟戴了顶马戏团丑角的帽子，似乎在给人讲述一段荒诞故事。

江畔倏地辽阔起来，城市的蓝图随之变得线索繁多、结构复杂。政府的规划部门不得不扩大门庭、招兵买马、改变策略。

许多事情不是因为难办，才使我们畏缩不前，而是我们畏缩不前，才使事情变得难办。

辩证法无处不在。

于是，有了更多的卡车，更多的手扶拖拉机开进江畔，车头坐着司机，后头拖着满满实实的砖石、钢铁和水泥，就像身怀六甲的孕妇在一摇一摆地赶路。这褐黄夹杂的土地，是巨大的产床，暖暖地抚慰着期待已久的心灵，给人以无限的希望。

那些日子确十分晴朗，阳光下，黄尘漫天翻卷，枝枝杈杈的东西都被铲得干干净净，没有阴翳，没有雨……

## 二

白雪菲来到江边，跻身于开发者的行列，已是九十年代。

那天，她从新开张的超市回来，将大包小包往床上一丢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嗨！”江林说，“日子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，尚无衣食之愁。”她说，“江林，听说你辞职了，找到了好门路？”

“可不是，我这不是找你商量来了？”

“找我商量？”她笑道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想不想和我做伙计？”

“那要看做什么伙计。”她随口说，边拨弄床上的大包小包。零嘴吃多了会失去味觉，这时装、香水也有令人厌烦的时候，口袋里钱多了，总还得要派点别的什么用场，比如说办厂造房子……想到这儿，便说：“江林，除非你来找我合作办企业。”

“嗨，知你者非我莫属！”江林叫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”白雪菲笑嗔道。

“不敢！”江林说，“小白，我俩合作吧，办家化工厂。”

“唔！”

“近年来，青州市的化工企业发展迅速，创利可观，成了市

里的支柱产业，地方政策也为之倾斜，你说，我们现在不动，更待何时？”

“唔！”

“小白，我是知道你脾气的，喜欢大进大出。”

“江林，你把我研究得如此透彻，我还敢跟你做伙计？”白雪菲笑着说。

“小白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”江林口气里充满真诚，“你想想，这十多年来，大家好好歹歹都折腾了一番，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和经验之后，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，生意难做。但对我来说，办化工厂还有一定的优势，化工我懂行，弄得好，这东西不仅有大进账，还能搞出点规模来。”

“唔！”这“规模”两字是她所喜欢听的，白雪菲点头沉吟。

这些年，大家的确都在闹闹腾腾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个人资本也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。上些年跑单帮做小买卖的，如今征地造屋开公司办工厂摇身一变而成大老板的大有人在。社会开放，政策宽松，人们不怕露富，只怕失去发挥才能的机会。当然，自己在服装生意上也狠赚了一把，心里一直琢磨着办家自己的企业，只是没有找到契机。

“我对化工这玩意儿可是一窍不通啊！江林。”她说。

“有我呢！小白。”江林说，“在其他方面，你的能量却远远超过我！”

不错，白雪菲暗笑了一下。江林在国有化工厂干了多年，从车间到科室，从技术到营销，前前后后兜了一圈，国家为他作了全面培训，现在离巢高飞还为时不晚。至于自己的长处，她可从来就没有怀疑过。这样的合作不正好是各取所长？江林的计划不会出错，鬼精灵！

“行啊，江林，你把我的心说动了！”白雪菲笑道，“具体事

情我们另找时间见面商谈吧。”

白雪菲是爽快人，事情一旦讲定，不黏乎不含糊，立刻投入了行动。什么技术转让、项目审批、土地局、环保局、规划办，等等等等，该跑的该办的，三两下便被她跑通了。

这时，分管农业水利的副市长李蓝却对她提出忠告，话也是在电话里说的。

“白雪菲，你可得想好，千万不要盲从，办化工厂的风险不是我们女人所担得起的。”

“我担得起。”白雪菲坚定不移地说。

“在你的投资计划里，有没有排污这一项？”李蓝问。

白雪菲轻轻一笑，轻轻一笑中带点调侃和不屑。

“白雪菲啊白雪菲！”李蓝加重了语气，“市里已经有那么多化工厂，你为何还要开办化工厂？”

白雪菲又轻轻一笑：“我市不是全国的重点化工基地？化学工业不是我市的支柱产业？我不开化工厂还能开啥厂？”

李蓝嘀咕说：“我宁愿你干老本行，搞服装。”

“嗨！老同学，这么些年了，你还那样单纯。”白雪菲说，“你懂农业懂水利，就不懂生意经了。该搞服装时搞服装，该搞化工时得搞化工，现在服装厂开滥了，我便应急流勇退，另谋出路。”

“嗯？”李蓝说，“好，好，好，连你这样的女人都要开办化工厂，我们这片土地还能不污染？”

“你当市长的怎么就不想想化学工业给本市带来的经济利益？”白雪菲说。

“唔？”李蓝叹了口气，“我眼中看到的是土地，是河流，是山林，或许你又要说，这是一种职业病。可是，白雪菲，凭着我俩是老同学，有些话跟你说在前头了，你既要办化工厂，就

得有全盘考虑。尤其在环保设施上，必须有一笔投资，不要光放一阵烟幕弹，到时候却不顾三七廿一，或推托什么资金缺乏，贷款困难，创业艰辛，总之一大堆理由，这会使大家都感到头痛。”她好脾气地冲电话笑了声，“我说的不是没有先例，你也不要认为我三句不离本行，这问题确实确实存在，而且日益严重，我希望大家能形成共识。”

“好吧好吧，李市长，我一定尽力让本厂的排污设施符合标准，行了吧？”

“不是尽力，而是必须！”李蓝不容置疑地挂了电话。

吓，别唬我！白雪菲轻轻一笑。

### 三

一切在计划之中——工程在雨季前完成。

江水，江堤，被风吹得七倒八歪的苇草，一群鸥鸟在天空盘旋；水泥砖墙围起了几座新砌的厂房和一小片荒地……

“这就是你的工厂？”李蓝从摩托车后座跨下来。

“嗨！别瞧这地方，可都是用人民币夯实的！”她锁上摩托车，顺手在坐垫上按了按，“我算是吃足滩涂地的苦头了。”

已是冬末春初，风从海上吹来，带了点潮气，远山依然是一望无际的绿，四周滩涂尽是大片土黄夹着灰白。钢筋水泥的丛林在晴朗的秋、冬季节生长得更快。

上午天气虽好，能见度却不高，原本澄澈的空间像遮了一层半透明的薄膜。往西望去，现代化海港迷蒙一团，集装箱、栈桥、输油管，江上泊着的外国船，像隐隐约约的积木群；参差的楼房群落和楼房外的围墙，有如蛇行，紧挨江堤一路伸展过来。此处已近入海口，楼房虽未成片，大多却已划地为营，未破土动工的也匆匆丢下乱石，在滩涂上排起块块方阵，石缝间挣出几枝苇草，有气无力地摇曳着，残留着荒滩的痕迹。

“工业化的脚步真快！”李蓝说。

“的确快，一日不见面就要变三变。”白雪菲随口说，弯腰

将几根盘曲的钢筋拖到路边，“我这场地还是太小！”她嘀咕着。

厂区空地确实不多，还横七竖八地堆了不少建筑垃圾，不是钢铁水泥，就是竹头木棍。一个工厂的毛坯实在没什么好看，李蓝为了白雪菲这个邀请却推掉了一个会议。那是个农业局系统的会议，没有特别重要的事，请她这个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出席，无非是想联络和沟通一下感情。而她本来就是从农业局出来的，都说是旧情难忘，难道还要沟通？说句实话，她今天有点厌倦开会，想出来透透气，便觉得还不如赴老同学之约，再顺便看看东江口这片滩涂和海。

于是，白雪菲一早便骑了摩托车，将她从办公室驮到了这里。

“你是第一个应邀来参观我工厂的客人。”白雪菲指指这片厂区，“虽然就这么点大小，厂房最高也不过三层楼，但总是自己的儿女自己爱，牛头马面也觉得是瓜子脸。”

李蓝笑起来。

“不是吗？”白雪菲说，“你知道，原先，这滩涂除了泥泞，就是荒草，叫人看了倒吸冷气。然而，也只能是这片地了，除了在这遥远的喇叭口上，别的滩涂几乎都有了主人。”

当初征地时，土地局和规划办的人都这样对她说，东江口滩涂是本市规划中的化工区，也是全国重点化工基地之一，那里由西向东已汇集了几十家化工厂，还有增长之势。虽然，你现在觉得那里远，但只消过一年半载，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土地珍贵着呢，同志！

为了这份珍贵，大半年来，她不厌其烦，几乎每天都要在水泥、钢筋中转悠几个钟头，不时拿出图纸对照对照，查看一下材料的质地和施工要求，并且指手划脚地说上几句（就是夹了些外行话又有什么关系，一回生二回熟嘛）。像这些建筑工在

搅拌水泥时，你不看着点，他就给你往里多掺黄沙。如今到处在大兴土木，建筑行业一下子变得事浮于人，包工头忙得眼红，赚钱的本事也愈来愈精。要不，刚刚竣工的大楼怎么转眼之间成了比萨斜塔，还龇牙咧嘴，像闹了六级以上地震。说起来，如今新闻媒体宣传阵势不弱，报纸披露，电视曝光，但偷工减料、粗制滥造事件层出不穷。她可不想让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工地上。她知道，只要她在工地上一出现，那些造房子的就得悠着点。这倒不是说她生性精细苛刻，严于律人；而是一切都得为将来着想，无论什么事，基础最重要，更何况房子。但事后你也不得不看到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，比如说，这新建的工厂明摆着不够大，可以说是袖珍型的。这当然是与西部港区高大的建筑物和东部辽阔的江口相参照的结果，但她还是免不了有些委屈和遗憾。

她曾和江林商量，说，趁旁边还有一些空地，不如再向江滨村租赁几百平方米滩涂。江林却说，先这样干起来，等工厂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，再考虑也不迟。她说，那会儿的土地恐怕不是今天的土地了。瞧那边的滨海化工厂，已经是多大的地盘了，两眼还盯着隔壁邻居，恨不得把它一口吞过来。江林笑起来，说，小白，你的想法没错，但我们这种小厂比不得人家大工厂，我们才起步，不能铺张，能省则省，最好先搞压缩饼干，等赚到钱了，才能做奶油蛋糕。她想，话倒很实在，就听江林的吧，他总比我更有经验一些。

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她存折上的数目字总算变成了看得见的东西，这东西是一座能生产能增值的工厂，而不是时装和香水。

李蓝是大忙人，今天能顾及老同学的面子，百忙中如约而来，这使白雪非喜上加喜。她们并肩在厂区转悠，新建的厂房散发着强烈的湿灰气息，里边空荡而又杂乱无章；道路尚在修

筑之中，大坑小洼高低不平。

“我总觉得厂区太小！”白雪菲很难消除这个遗憾，“到滨海厂去看了看，真吓了我一跳，他们又圈了那么一大片地，简直像老牌帝国主义。”

李蓝笑道：“这片滩涂几乎被你们这帮人瓜分完毕，你也不要胃口太大。”

“胃口大有啥用，实力才是真的。”她几乎已倾其所有，又跑贷款，眼下还要不断投入，如果要再租赁一些滩涂，这费用更不用说了。

“白雪菲，还是让我看看你的排污设施吧。”李蓝说。

白雪菲笑着睨了她一眼：“客人感兴趣的就是这个？”

“光我感兴趣也没用，要你们这些企业家都感兴趣了，这流水这空气才会变得纯净。”李蓝笑道，“哦，今天我不是来检查工作！白雪菲，记不记得，这地方可是我俩当年散步、聊天的好去处啊！”

“我们当年散步可没跑那么远，就在牛头颈一带，只有谈恋爱的才吃了豹子胆，敢走到这东江口。”白雪菲说。

“可是，白雪菲，那会儿我们总是顺着江堤一直往前走、往前走，朝着漫天落霞，朝着海……”

“而我们总是半途而废，因为月亮升起来了，天黑了，涨潮了，江风越吹越烈，苇草翻滚着，四周好像埋伏着许多海盗，脑子一激灵，撒腿便往回跑，快得像一百米决赛。”

“我们看到了牛头崖小屋的灯光……”

“那灯光不亮却很温暖，灯光中有一蓬蓬月季的花影。”

“我们喘着大气，一屁股坐在了江堤上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俩一齐大笑起来：“瞧，我们像在讲童话！”

“童话结束了，我们将进入科幻！”白雪菲说。

“嗨!”李蓝笑道,“我真希望我们的企业都能多一些科技成分。走吧,看看你们的排污设施!”

“好吧,好吧。”白雪菲说,“不过,李市长,你也不要过于苛求,小厂起步维艰,而我们已是拼死拼活按你要求的做了。来吧,欢迎莅临指导!”

白雪菲头发一甩,有力而利落地迈开长腿,跨过挡道的土堆。

“白雪菲,你不觉得累吗?”李蓝欣赏地瞅了她一眼,她依然漂亮、青春,那一身黑色皮装把她绷得腰干笔挺、英气勃勃——开朗、自信是女人的驻颜术。

白雪菲说:“精力过剩才累,只要有事干,我就觉得浑身是劲。”

李蓝赞许地一笑,紧随白雪菲转往后院。

白雪菲父亲当年驾驶着登陆艇从黄海驶进这片海口,然后,又驾驶着登陆艇向大海进发,当他再次进入这个海口,他失去了一条胳膊,却找到了心爱的女人,从此他便在这里生下了根。

父亲热爱这个地方,用他的话说,这是一块英雄的土地。

东江在这块土地上展开了巨大的喇叭口,水域辽阔,烟波浩淼。早春的太阳蒸腾着海的气息,水面浮动着缥缈的帆影,地平线远不可及,水波层层叠叠翻滚着,铺向浩瀚的苍茫。

工厂像一个勇敢而谦逊的人,既不畏惧潮涨潮落、惊涛拍岸,又仿佛愧对于海的壮美,不卑不亢地转过身子,背朝大海,高高的江堤便成了它后门口的一堵矮墙。

她俩跳上江堤,白雪菲指给李蓝看工厂的排污口。小小的排污口就筑在堤壁上,工厂的污水经过处理后,将从这里排向大海。

李蓝皱了皱眉头,摇着头说:“这实在不是好办法!”

白雪菲说：“人家也都是这样的，难道还有其他什么好法子？”

“怎么会没有好法子？只是市里目前还难以解决……”

李蓝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走下江堤，又绕回到工厂的排污池旁。排污池贴近江堤，在尚未发挥其功用前，倒像是摆在后院养观赏鱼的。她看到一只小沙蟹正翻过池壁。

“白雪菲，你的排污设施可要搞好，千万不能野蛮排放！”

“该怎么个好法？”白雪菲笑道。

“按目前规定，必须安装过滤机，做到标准排放，要不，你这厂还能开工？”

“啊呀，李蓝，你知不知道，搞一个像样的排污系统需要多少钱？”白雪菲叫道，“这相当于我再筹措一家化工厂。就现在这样，我都差点将命搭上了！不过，说是应该这么说，实际不一定做得到。我就不信，江边这些工厂都是合乎标准的，要是能接近标准，我看已经够意思了！”

“这些问题的确存在，市里也并非没看到。”李蓝无奈一笑，指了指东江西端一座颇具规模的工厂，感慨道，“白雪菲，如果化工厂的排污系统都像滨海化工厂的那样就好了！”

白雪菲朝那边瞥了一眼，滨海化工厂染料车间——红、黄、蓝三幢大楼，制造三原色的地方——正在阳光下炫耀着它的绚烂。太阳才是三原色的发源地。

“它不财大气粗谁财大气粗？”白雪菲莫测高深地一笑，“几年前，它曾经在自己的根据地杀死了大片橘林、大片农田，被村民们赶出来，这段羞辱的历史如今已被财富所掩盖了。”

李蓝笑道：“白雪菲，没想到你这么豁达大度的人，说出话来也酸溜溜的！”

“我没醋意呀！”白雪菲说，“我只是想说，表象不等于实质。”